



《毕正明的证明》 特定时代下 一个反扒警察 的正义坚守

电影《毕正明的证明》是今年国庆档上映的一部国产警匪片，让观众看到一个鲜少被触及的领域——铁路反扒警察的世界。这部影片既是对一个特殊职业群体的致敬，也是一场关于信念、正义与人性抉择的深层探讨。

影片的时代背景设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盗窃现象猖獗。绿皮火车以狭窄的走廊、颠簸的车厢、混杂的人群成为盗窃案发生的主场，扒手们行云流水的偷窃过程极具猎奇性。主角毕正明从小立志当警察干反扒，可他上岗第一天，就由于锋芒毕露的正气和初生牛犊的冲撞，被女扒手大白桃割裤兜偷走钱包，还在抓捕悍匪花手时不慎被其挑断脚筋。初入职场受挫后，毕正明脱下了官衣，但他并没有放弃反扒的志向，用瘸子和盲流的身份融入普通百姓。机缘巧合之下，毕正明通过大白桃顺利混进偷窃团伙柴门，开始他卧底的双面生活。

在卧底生涯里一次次险象环生的行动中，毕正明不断成长蜕变，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我重建。在不断被迫做出道德抉择时，毕正明始终没有放弃对警察的身份认同和对初心不改、正道使然的坚守。他的证明，不仅是向上级交出的任务结果，更是对自我价值的一次重新确认。

大白桃是柴门里的一个机敏果敢的女扒手，她行走灰色地带，却始终恪守不偷老弱的底线。在毕正明卧底柴门期间，他通过大白桃学到了很多偷盗本领，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大白桃的侠盗精神所感染。最终大白桃认清现实，哪有什么盗亦有道，贼就是贼，他们上的就是一条下不去的贼船。在毕正明正义的呼唤下，大白桃最终弃暗投明，帮助警察一举剿灭柴门团伙。

《毕正明的证明》用悬疑的外壳包裹人性的深层剖析，用一段惊险的卧底经历讲述信念的证明之旅。它让观众看到，在光与影之间，正义也许会被淹没，但从不会消失。毕正明的故事，是那个时代的缩影，更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渴望被理解、被证明的象征。影片散场之后，留下的不是紧张刺激的余温，而是一种静默的感动，为在黑暗中仍选择做照亮世界的一束光的勇气而感动。

融媒记者 郑旭华



《文化苦旅》 行走在文明 的回声中

《文化苦旅》是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的代表性散文集之一，自1989年出版以来，长期位居畅销书榜，被誉为“重塑中国人文化自觉的启蒙之作”。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游记散文，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思索之旅，凝结了作者对中国文明的深切理解与感情寄托。

余秋雨是当代文学与艺术评论界的重要人物，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，学识渊博，擅长以文学语言阐释历史与文化。《文化苦旅》的创作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解放的背景，那时社会经历十年动乱后的反思与重建，知识分子重新关注民族精神与文化根基。余秋雨选择踏上实地考察之路，行走于敦煌、莫高窟、都江堰、昆仑山、湘西古城等地，在山河遗迹中追寻文化的灵魂。他的行走，不是旅游的漫步，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朝圣。

全书分为三十余篇散文，每一篇都以特定的历史遗址或文化符号为线索。《道士塔》《莫高窟》《都江堰》《山中访友》等篇章最为人们称道。余秋雨通过亲临古迹的描述，揭示中国文化的沧桑与坚韧。他在《道士塔》中借敦煌文书的流散感叹文化的命运与人性的脆弱；在《都江堰》中赞叹古人以智慧驯服自然的伟力；在《山中访友》中，则以哲理性的笔触表达人与自然、人与历史的和谐共生。文字中既有历史纵深感，又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和思辨色彩，使每一篇作品都兼具文学美与思想厚度。

《文化苦旅》的最大特色在于它的文化视角。余秋雨不是以游客的眼睛看风景，而是以思想者的笔触探文化的根。他的苦旅，既是身体的跋涉，更是心灵的思索与文化的自省。书中那种对历史兴衰的感慨、对古代智慧的敬畏、对民族命运的忧思，贯穿始终。他在行走中不断追问：为何我们失去了文化的信仰？文明的废墟之上，现代人应当如何重建精神家园？这些问题超越了文学本身，成为一代人心灵上的启蒙。

从文学形式上看，《文化苦旅》语言优美，节奏舒缓，兼具诗性与哲理。它的文字像一幅幅笔墨淡雅的山水画，充满历史的烟云与情感的回响。余秋雨善于在宏大的叙事中植入细腻的情感，使文化思考不显枯燥，而是有温度、有痛感。正如他所说，文化的脚印从不在喧嚣处，而在寂寞处。这种静观的姿态，使他的作品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更显珍贵。

《文化苦旅》的出版意义深远。它唤醒了人们重新关注中华文明的内在价值，让文化从书斋走向大众视野，也激发了新时期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思考。它不仅是一部散文集，更像是一部中国文化的精神地图。读完此书，人们不仅记住了余秋雨笔下那些古迹的名字，更记住了那份对文明的敬意与忧思。可以说，《文化苦旅》是一部以脚步丈量文化、以文字照亮心灵的经典著作，它让人们在阅读中重新发现自我与民族的根。



融媒记者 桂荣超



《你在注视那遥远的地方》 从愤怒批判到 平静凝视

2024年，当代电影大师乐队推出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《你在注视那遥远的地方》。作为一支新锐乐队，他们用这张16首单曲、时长73分钟的专辑展现了乐队在音乐上和思想上的成长。

与第一张专辑相比，这张专辑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泾渭分明的双章节设计，仿佛刻意为之的情绪实验。

前半张专辑延续了乐队此前繁复躁动的后朋克风格，歌词依然充满了锋利的批判性，直指快餐时代里不断膨胀的欲望和虚伪的伪装。与前作相比，器乐编排技术更加宏大成熟，使得听感更加丰富。

而自第九首歌《你需要我的时候》开始，风格急转直下，配器转向了简洁温柔。编曲加入了极具盯鞋风格的声墙，创造出了一个充满柔情的音乐空间，歌词表达也从宏大的批判转至更加私密的个体情感领域，像是刺猬收起尖刺，开始舒展蜷缩的肚皮，给听众带来了焕然一新的听感。

或许青年的愤怒的确会随着视角的转变逐渐褪去。在此前的专辑中，乐队视角多为我 的第一人称，反叛与愤怒都十分直接。而在新作中，你 他 等第二、三人称的旁观视角占据了更大的比例，因此态度显得更为缓和。或者说，他们正在对过去的自己进行自我审视和批判。

无论是对 遥远的地方 的注视，还是 我想就在这里，都显露出一种挣扎的不确定性。专辑名《你在注视那遥远的地方》，或许就是逃离这种挣扎的一个锚点。而在结尾曲《我们要去逛宜家家居》中则回归到一种安稳生活，情侣穿过公园去买专辑，在宜家家居里构建对未来生活的幻想，一切都回归到了近在咫尺的朴素现实。

每集一分钟的短剧大行其道，十几秒的短视频神曲铺天盖地，当文艺作品也逐渐走上快消品的通道，当代电影大师用这张73分钟的专辑宣告着自己的原则与态度。他们不愿用迎合的姿态面对这一浪潮，而是向更深更远的地方继续探寻，为听众提供了更值得回味和反复聆听的空间。

融媒记者 俞舒琴